

月

夜



著 者

作 者

著 者

川 島
北大新潮社

一九二四年八月
一九二六年八月
一九二八年二月
一九三〇年四月
月夜一冊定價大洋三角

目錄

月夜	一
剎那間的起伏	五
賀 A.K. 君新居	八
樂園中的一日	九
『上帝容我祈禱嗎』	一三
鴛哥兒	一八
『燕幼平』	三四
『嗚你怎麼呢』	三八
惘然	

(一)	你早點來……	四十
(二)	售票處的門已經關了……	四二
(三)	『我也要跟去』……	四四
(四)	我……	四七
(五)	『你那弟兄有三倍的榮幸』……	四八
(六)	我的覆信……	五十
(七)	簷廊底下……	五一
(八)	『我便終身向你頂禮』……	五三
(九)	小孩子般的……	五五
(十)	噯！吾愛……	五八

致

ALL

.....七七

(十一)	惶恐.....	五九
(十二)	『兩地誰夢誰』.....	六一
(十三)	願意這段是空白.....	六二
(十四)	懺悔.....	六三
(十五)	我們原是一個.....	六六
(十六)	巧？.....	八六
(十七)	『只有歸時好』.....	七一
跋.....		七三

許是夢裏.....

他的來信.....

月夜

不能很分明的記得是那一天了，但這一天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而且這事和我生在世上一樣的真確。只因爲都願意伴着在路上走，狂風和黑暗，便倍增了我們的勇氣。真個當我們開始行路時那殘缺的月還沒有掛在空中咧——也許被烏雲遮蔽了？

橫暴的風雖夾着沙泥來防止我們開口，我們卻仍是不斷的說，且話句的數目比步履的數目要多，伊問我：「冷不？乏嗎？」我也同樣的問伊，彼此的答案都說是「不」！

忽然伊要跌倒了，雖說由於道路的崎嶇，確也因為我們談笑忘情的緣故。在我扶住了伊之後，我們都發生了最大的恐懼；伊笑着說：『不要緊』，我也向伊笑了。但總不能立時止住我心房的戰慄。於是我們以後都留神路上的石子，有時伊還朝我微笑。

*

*

*

*

從深藍的雲幕裏，露出殘缺之月的面來，顏色是朦朧的。不是中秋，我又何敢苛求呢？伊却說這是伊命運的象徵。我一句話也不能答復，而且我知道伊所要的決不是我的

淚。

路旁一隻瘋狗，立在我們背後狂吠，伊微微地扯着我我的衣角很快的走，狗也就悄然了；起初我還以為狗是要去吞月的。

快走了幾步，卻少說了幾句，彼此的目的地已經很沉肅的現在我們面前，此時伊和我纔嫌路短了。殘缺而將要圓的月吐出光來，似乎要使光明的程度越過伊的可能；但這是伊命運的象徵，伊此時所要的，又何嘗就是我的笑呢！

救主呀！你肯許我也釘在十字架上嗎？——淚和笑都是

人所不要的，我只是還沒有被釘死。

剎那間的起伏

誰說我不願意時刻的見伊呢？只因爲慘酷的『別』來作我們每次見面的收場，所以在未見以前就愁的是『別』了。而且我深信：當伊在我心裏時，時間便停着不動；倘若伊在我眼前，時間就飛也似的去叫出慘酷的『別』來催促我們分離！

在將要分離的一瞬間，彼此都低了頭沉默着，似乎是立在一間四圍是深灰色的屋中，也都無力舉起眼皮來看看誰的眼，就是伊手中的手帕因爲不去弄他也靜靜的垂着。然而即

令是這樣的境地，時間還是不許我們留戀。

記得我和伊並着肩，一壁走着，一壁低聲的說。人們見了我們就和宿鳥被驚似的；雖然我不知道這是羨是妒？但總覺得無論老年少年或中年的人們，見了以後就會引起他們對於過去將來或者現在的回憶與期望的。但是人們曾想到我們是將要別離的嗎！

記得我和P君說那夜和柏峯星甫等看月的情形：『我們息了電燈，去了窗窺月，月也從疏櫺櫺的柏樹枒間來偷看我們，不過我們又看見了倒映在地上的樹影……』，P君聽了這話就呶了嘴而且『噫』了一聲，似乎是爲了什麼而可

惜。不過我想他是應該知道我這一回是沒有愁或者恨時間的殘忍的。我會的確看見在這夜的月中除常有的一切以外，還有別的影子，這似乎在當時我已和峯君說起。雖然其中的奧秘我不能了解。

伊第二日的來信中說：『昨夜我和大夫踏月……』我又似乎得到安慰。

誰說我不願意時刻的見伊呢？只因爲……

賀△△君新居

我該拿什麼來賀你的新居呢？

倘若一切的所有，

能當作我致獻於你的禮物，

能洩漏了我心中所蓄的少許。

却已經靠你以外的了，

能致獻於你的：

還是讓你去體會吧。

樂園中的一日

平日爲了我的緣故時常累伊煩惱，但是伊總以笑聲遮住了伊的淚，引的我也笑了爲止。有時在談笑間我啞了伊，伊也只是含着笑說：「你，你——你呀！」除微微地看我一眼以外，就連指頭也不忍在我額際輕輕地點一下的——或者舉起手來立時就縮回去了。

*

*

*

*

朋友們都已經猜到我們這一日是在那裏，然而都沒有來尋我們；我們呢——有時也說起他們，卻並非由於寂寞。原

來惹人憎惡的塵沙，連日被風吹的更使人感到厭煩：恰好在這一日的前夜，澄清的月，和暖的風，都把好日子將於明天開始的喜信來預告我們。從此時起，歡樂的祥雲已經緊緊地擁住我和伊。

*

*

*

*

「……不盼望有很多的生人在我們四週，但在長遠的甬道上，當我們走路感到冷靜時，能聽到從遠處來的足音也是有趣的。」我和伊這樣的說而且走着。屢次我問伊，伊總笑嘻嘻地不肯說「疲倦」。

在我們的不知不覺間已經走到了小山腳下一條小河的岸

邊。可是這就是不疲倦也要坐下的了。

看見伊和我並肩坐着的只有掛在空中的月；伊起初捧着一張兩隻小鳥在玫瑰花上盤旋的畫儘看，但也有轉過頭來含着笑看我的時候。許是因爲歡樂充滿了我們的心，伊和我都沉默着。只有時因爲彼此的目光相逢而微笑。過了瞬間，不知怎的我的頭便不自主的到了伊的胸前，此時只聽得深藏在伊懷裏和鑼鼓似的突突地心的跳躍聲，而種在我心田中的未開的花也被這聲息催促的在瞬息間怒放了。我不敢抬起頭來看看伊此時的面龐是否和平日含羞時那樣的紅，只覺伊那溫柔的手已經貼在我肩上，我正想尋一句話來說——就是低低